

灯下书

吴风越雨

江南家常美味

| 王永君 文 |

油焖茄子

在早年老屋后的菜园里，我曾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每年要栽种几十棵茄子苗，并时常给它们施肥浇水。眼看着茄子棵长大，开出茄子花，没多久，就看到茄子棵上都长出了紫色的茄子。及至茄子长大，就采几只回家，让母亲当菜。

那时祖母健在，她因年事已高牙齿掉了许多，最喜欢把茄子放在饭锅里蒸。饭烧熟了，茄子也自然蒸熟了。于是她就把整条的茄子放在盘子里，拌上调料，就成了她的搭饭菜。我对这样的茄子不喜欢吃，觉得最好吃的，是有次我到父亲工作的厂里玩，吃饭时父亲在食堂里特地为我打了油焖茄子。也许是食堂师傅厨艺好吧，我觉得那个油焖茄子味道鲜美爽滑可口特别好吃。自此我真的一直喜欢上了油焖茄子，在家里也总是让母亲烧油焖茄子给我们吃。茄子的烧法有好多种，但我偏喜欢油焖茄子，一直到现在。

红烧鱼

我们这里虽然是鱼米之乡，但小时候的平常日子是很少吃到鱼的。只有家里来了客人，或请了匠人在家里干活，母亲才肯买上大鱼。开饭时，客人或匠人坐在桌上，父亲陪着喝酒。我们端着饭碗，母亲给我们碗里夹了一两块鱼肉，让我们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吃饭。

真正经常吃红烧鱼是在我成家后。妻子知道我基本不吃猪肉，就时常买鱼回家。也许受我影响，儿子和我一样也喜欢吃鱼。日子一长，妻子烧的红烧鱼味道越来越好，简直成了她的拿手菜。亲戚家请客还专门请她烧鱼。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她烧鱼的方法，但觉得她烧的鱼确实味道好极了。

由于她经常买鱼，菜场卖鱼人还专门为她留着据说是野生的鱼。妻子也真舍得，有野生的鱼，她连价也不还就买回家了。

雁来蕈

雁来蕈在我们丘陵山区里一直是个宝。我们很小时，父亲每到季节就背上筒篮，到离家门前五六里的铜

官山中翻山越岭采摘。雁来蕈一般长在松树下的松毛上，在别人很难发现的情况下，父亲独具慧眼总能发现。一天下来总能采到许多，傍晚回家，就把雁来蕈放在大水盆里。母亲一个一个仔细地洗，邻居们都围着看。父亲总会说，哪种菌菇有毒不能吃，哪种又是最好的。母亲洗好后总要选几个大的分别送给左邻右舍。烧熟后，母亲总要配好许多调料，把熟的雁来蕈浸在调料里吃上几天。吃饭时捡上一两个，每次总是咬上一小块，似乎这样的美味需要慢慢品尝。吃着鲜美的雁来蕈，我们总能体会到父亲翻山越岭的辛苦。

河鲜

水乡河多，于是每逢夏天，少年时的我们就边在河里游泳，边在河边摸蚱蜢蛤蚧。特别是宽宽的河埠下、大大的桥墩下，到处是蚱蜢。蛤蚧则要到有淤泥的河浜稍里摸。往往把可以坐人的大菱盆堆满了蚱蜢和蛤蚧。小虾子螃蟹也会掺杂在中间。在河边偶尔会发现螃蟹洞和黄鳝洞，忙上一阵也许也会有所收获。更有高手，会在河里捉到乌鱼团鱼。蚱蜢蛤蚧带回家，自然成了佳肴，蚱蜢肉有时成为了小伙伴们比赛的项目。有种小蚬肉常用来炒韭菜，成了我们到山区干活所带午饭的好菜。

面食

与米粉团子而言，我一向不大喜欢面食，但在青黄不接的时节，面粉成了我们的主食。早上是面锅摊饼子，晚餐是面疙瘩，不甜不咸的着实难吃。但饼子中有种需要花好多功夫才能做成的干层饼，却也成为我一度难得的喜爱。特别不喜欢那种手工擀面，虽说光光的，但由于切得很厚感觉不好。到有了筒面时，我才喜欢吃筒面，人家说我反了。

真正喜欢的面食是小笼馒头和馄饨。到了县城中心大街美食店，母亲总要买上一笼小笼馒头给我吃，那馒头馅汁着实鲜美。馄饨店里的小馄饨主要是吃汤，而家里烧的馄饨就是吃馅了。特别是我到江北的寄娘家去玩，寄娘知道我喜欢吃馄饨，总要特地裹好多馄饨烧了给我吃。

故乡水渠村

| 顾熙宏 文 |

东北塘的水渠村是我的故乡，也是我年轻时务农劳动的地方。年龄越大，怀旧意识越强，青年时代的往事不时浮现在眼前。我的根在水渠村，我和它有一种割不断的血肉联系。

那时水渠村的全称是“无锡县东北塘公社农坝大队水渠生产队”。我和在苏北插队的同学通信，他们十分惊讶：“塘、农坝、水渠，你老家怎么都是以农业上的单词作地名啊？”确实，水渠村土到了家，接地气接到了家。然而，美是无处不在的，江南水乡的秀美典雅，江南水乡的妩媚柔情，同样充溢在水渠村。

村庄往南二里，有一座小山——芙蓉山，往东三四里，是著名的斗山。水渠村属于“漕河区”，田野里分布着十几个池塘，可是不通大河，村里的农船要停在隔壁生产队码头上。这种自然禀赋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，不利影响是增加了运输成本，有利影响是这些池塘提供了充足便利的水源，同时又是天然的鱼塘，过年过节捕鱼分鱼，全村欢天喜地，兄弟生产队十分羡慕：“水渠村有吃福”。在田间干活，我们总能看到芙蓉山、斗山倒映在碧清碧清的水中，我们的池塘个个都是“映山湖”。当年的农村，天是蓝的，水是清的，空气是新鲜的，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。粮田和桑园相互依傍，相互映衬，给人以美妙的视觉享受。初夏，田里翻滚着金色的麦浪，旁边的桑林一片葱绿，不远处，村庄粉墙黛瓦，袅袅炊烟从各家各户飘出，真是一幅和谐秀丽的天然图画。

全村近40户人家，160多人，耕种130多亩水田，40多亩旱地，此外还有约20亩边角地分给各家各户作自留地。水田种粮食，一年两熟水稻一熟小麦；旱地种桑树，用以养蚕，一年养三批——春蚕、夏蚕、秋蚕。家家户户都养猪，“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化肥厂”的口号家喻户晓。在有限的土地上，男女老少终年忙碌，精耕细作，维持着生计，同时向国家贡献大量粮食、猪肉和蚕茧。

田野山清水秀，可是农活却一点也不轻松。特别是农忙时，干活是对体力和意志极大的考验。早工、日工、夜工，第二天第三天又是早工、日工、夜工，到后来人都麻木了，下意识地干活、干活，一停下来倒头就睡。三伏天的“双抢”最折磨人，近40℃的高温，坐在树荫下扇扇子还觉得热，可如今，要在烈日烤炙下翻地、挑担，只觉得眼前金星直冒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辛劳和汗水铸成我艰苦的10年农村生活。

村庄虽小，却有一所小学——实际上是大队小学的办班点，低年级两个班级几十名学生。稚嫩的歌声从教室中飘出，成为村中的天籁之音。小朋友们读书、做操、跳舞，童心飞扬，给村庄增添了生机和活力。水渠村有尊师重教的传

统，不少人外出求学，近10人成为教授、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，有的还担任了大学校长和医院院长。老辈人外出“学生意”，大多从事烹饪职业，其中有一位，因工作出色，被外交部门看中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担任厨师，那时我国对外联系很少，他的事迹在周边村庄传为美谈。

农民们节俭朴实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天也没有停止过，芙蓉山庙会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愿望。每逢农历三月十八，芙蓉山周围农村比过年还热闹，家家户户留亲戚请朋友；孩子们跟着大人到镇上逛街买玩具看杂耍；青年们或是结伴联欢开展文体活动，或是找对象谈恋爱；人们纷纷游芙蓉山登高望远……亲情、友情、对幸福生活的期盼、对大自然的珍爱亲近，这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得到了充分展示和发扬。庙会是中国式的农村狂欢节，而芙蓉山，就是节日的载体和舞台。

水渠村的生产活动是江南农业的缩影。以手工劳动为主，机械化程度低，明显落后于时代。可是农民的生产理念却可圈可点。村里广泛实行套种，充分发挥耕地的作用。种稻种麦种桑树，养猪养蚕，农民们精心侍弄每一寸土地，精心侍弄每一头家畜和每一条蚕宝宝。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依存，结合得天衣无缝。粮食生产的副产品是家畜饲料，家畜粪便则是绝佳的肥料。这里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，没有一样东西会污染环境。农民们收获粮食、猪肉和蚕茧，同时，也守护着天蓝水清的优美自然环境。种植业和养殖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模式，以及朴素的有机农业的理念，是几千年中国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，应该认真继承和发扬。

年轻时务农十年，这是时代给我的馈赠，也是我难忘的人生历练。感谢水渠村，青年时代经受磨练不是坏事，回城以后，工作中经常遇到困难，可是与农业生产的艰苦相比，仅仅是小巫见大巫。感谢水渠村，它帮助我认识农村，认识农民，熟悉农业生产。感谢水渠村，它帮助我认识自然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水渠村完善了我的性格，拓宽了我的视野，改进了我的思想方法。水渠村的馈赠和恩泽让我终身受益。

水渠村正在经历凤凰涅槃。根据规划，村子拆掉后，将掘地80厘米，换上从别处运来的耕作土。这一大片土地将种稻种麦，成为锡山区和东北塘街道的农业基地。水渠村本姓农，如今，继续彰显农业本色，这个归宿好极了。农业基地将采用现代科学技术，实行机械化耕作，传统农业得到升华。到那时，我将重返故土，到水沟边掬一把水擦擦脸，抓一把泥土闻闻清香，然后，放开喉咙大喊一声：“水渠村，我永远铭记着你！”



凌霄花开

摄影 穆平